

文化 經緯

神秘的推手

太極拳是中國一項很普及的體育運動。記得小時候住爺爺家，那兒離中山公園很近，每天早上都有許多白鬍子老頭在松柏樹林裡打太極拳，動作舒展緩慢，但感覺有一種內在的力。在這些練太極的人身邊，還有一些老人在兩兩相對練，都是赤手，時常還光着胳膊，兩人都在空中畫圓——時常胳膊挨着胳膊，同方向畫着大小一致的圓。時常，在這四隻胳膊在一起畫「圓」的過程中，一人就會被另一人的力量扔出很遠，甚至摔到在地。看到這一幕發生，那高明的一方經常趕快上前扶起對方，並雙手作揖致歉，然後兩人又重新好好地練起這種「推手」的運動。最近，我在電視中看到一位年紀已經六七十歲的女傳人，她的推手功夫可以隔牆打死牛的，幾個她的男弟子與她近身表演，才剛剛接觸或接近她時，她只是微微發力，弟子就紛紛向後摔倒，她是果然厲害！

太極拳作為一種運動，在我國流傳已經相當普及。據我所知，第一代的流派是楊派，其下則有更加興旺的陳派，那似乎是第四代了。記得有一年跟着中國作協到中原某省，深入到陳氏發源地的村莊，好傢伙，到處都是打拳的人，房間牆壁上還掛着多少代的譜系，這真是一個外人無法企及的王國！而我所見到這位她，她不姓楊也不姓陳，他的師傅開創了太極拳中的功夫比較「硬」的某派，她的這種推手，在其他流派中並不多見。女拳師是其師傅的第一代傳人。看來，她所學的師傅，還是太極拳中一個不太重要的分支。這種「強大」的推手，與許是傳統推手的一種異化。她師傅臨終前一再告誡她，對此千萬不要再傳，生怕傳到簡單的再傳弟子手中，會給世界帶來麻煩。女傳人不知怎麼洩露了機密，但幸虧還沒有完全洩露。一旦這兇險的推手普及開來，想往回收就晚了。應該說，若是品德不好的人學了，對社會是有副作用的。回憶到我自己，高中階段有過青年期高血壓，那時學了幾天太極拳，是醫院的護士學了，帶到中學裡普及了。我們學得很淺，護士在操場上統一示範，學生們一招一式跟着做。我這樣跟着幾回，再量血壓，就下去了，一旦下去，我得到了實惠，就不再學了。我是個實惠的人，一旦病好，就和太極拳「拜拜」了，這輩子再沒有接觸。我想說的是，太極拳是我國武術中，是性子比較溫和的一種，但不同的人學它，自然就會各取所需，並且把它發展到各種極致。

我這輩子沒往它上面下功夫，中年以後回到北京工作，沒有頭疼腦熱不進醫院，有了疾病就找西醫中的專科醫生。說完病情，直接拿藥。吃完當然很快就好了。我那家醫院是以西醫為主的，我借助自己的西醫常識，往往很快能和主治醫生稱兄道弟，醫院的中醫科比較弱，我有病也不想麻煩他們。當時，我對疾病的認識是：有病找西醫，治療快而準，而且有一套可供直觀的教材。中醫不發達，有病找他們，他們現在地位高了，有些人也常上電視，可以滔滔不絕地說自己的一套。沒有人質疑，更沒有人打斷，如果有他的行內人向他質疑，問他一些有關《傷寒論》的問題，他肯定也會抓瞎。現在各行各業都做好了，但各行各業中的經典依然不受重視，所以才使得冒出來一些販賣私貨的騙子。我是個筆桿子，要說中醫的一套，因為看過中醫方面的書，從理論上也能和中醫們侃侃而談，至於真說出了什麼，連我自己也不真信。這問題究竟是怎麼萌發的，當然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今天說來，對於我已經晚了，我得了腦血栓，大錯鑄成，再說什麼也沒用了。但對於廣大還沒有得病的朋友，應該說為時未晚，抓紧今天普及醫療知識的大好機會，就能消除許多的大病發生。央視最近為普及醫藥知識，做了許多重要的欄目，十分難得。但也還存在「甲說甲的，乙說乙的」之不足。中醫理論沒有形成通俗淺顯的基本表述，更沒有在事實上形成與西醫能夠打對台戲的一整套學說。當然，這是個漫長的工作任務，還需要幾代人的奮發。

還回到推手上來。我是很崇拜這些傳統的，就如同京劇在形體動作上的許多窠臼，它們很好看，但是不好練成它。高明的演員會了，能讓技藝融會貫通並且有提升。但是它們不能用西樂的辦法記譜，甚至用西方舞譜的辦法也很難記錄，更不要說去推陳出新了。所以說，我們目前的工作不僅數量很大，而且需要的是以開放的心態和辦法去進行工作，才可能開創出新的工作局面。經過了這個過程，諸如「推手」這類問題，或許也就不神秘了。文化問題要打破神秘，才能變成真正的好事。

文史 叢譚

有廟無佛

北京歷代帝王廟是明清兩朝的一座皇家廟宇。它始建於明嘉靖十年即一五三一年，距今已有四百七十多年歷史。北京地區流行一則關於歷代帝王廟的順口溜：「有橋沒有水，有碑沒有歌。有鐘沒有鼓，有廟沒有佛」。有些人常把廟和佛視為一體。其實，沒有佛的廟是很多的。北京歷代帝王廟並不是宗教場所，它供奉祭祀的對象，既不是神也不是佛，而是中國史前時期的祖先人物三皇五帝以及夏、商、周、

現代傳承。而且，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將網絡監督利用到相對有效，並能夠讓部分貪官污吏有所畏懼甚至心驚膽戰，這確實是公民監督的勝利，是網絡監督的勝利。一個在公開的公共事務環境中（或所謂的官場）穿戴銀到遠遠超出其實際經濟收入水準，其行為作派方式已經明顯與一個官員應有的底線相抵牾之時，官場監督卻是一片沉寂，或者視若不見，這不僅是一個腐敗官員的墮落，而是一個官場的責任論與道德淪陷。就此而言，「風聞言事」在揪出一個、兩個腐敗官員的同時，還應該問責那些體制內承擔着行政監督的食民祿者，他們是如何自己的工作職責的？遺憾的是，今天的網絡反腐或「風聞言事」，基本上還沒有涉及後一層面。當我們在目睹一個個腐敗官員被揪出扳倒的同時，還應該通過對體制內的問責一方面警示那些食民祿者應有之責任義務，另一方面，我們也由此來亡羊補牢、以備將來。

「風聞言事」及其他

段懷清



就有部分地彌補制度性缺陷或不足的作用。而這種公民監督，某種意義上，與廣泛意義上的「風聞言事」，有着某種類似。看到一個官員一天到晚拍着「九五之尊」，手上戴着價格昂貴的進口手表，聯想到「貪腐」；見到一個負責安全質量監督的高級官員，在事故現場背手、舒眉、笑吟吟的「官派」，聯想到此官對於生命早已喪失的應有悲憫同情，進而推及到其他等，由此在網上公開討論並大膽假設，同時亦將小心求證的工作，託付給那些體制中食民祿者，這種方式，某种意义上，就是古者「風聞言事」的延伸。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將網絡監督利用到相對有效，並能夠讓部分貪官污吏有所畏懼甚至心驚膽戰，這確實是公民監督的勝利，是網絡監督的勝利。

於是，反腐既是體制制度之職責所在，但亦與公民權利及義務相關。我們固然不應強化體制制度建設，並監督體制制度之執行，同時我們亦不要輕易將反腐的責任義務，完全託之於體制制度。公民監督以及公民監督之延伸體制——公共輿論監督等，也是現代社會反腐監督不可缺少的部分。當反腐體制建設尚不能滿足現實需要，也不能有效地遏制腐敗的猖獗蔓延的時候，公民的積極參與和公共輿論的積極監督，實際上就有部分地彌補制度性缺陷或不足的作用。

從天津到上海

王羽



二〇〇九夏天在上海，算是我這幾年去上海最風光的一次，因為我的《施濟美傳》在書展上賣着，我為即將出版的《張愛玲傳》被請到網站訪談，後來又趕上華東師大召開一個專業研討會，我第一次以代表而不是以往的學生身份參加。中間還吃了好幾次飯，都是施濟美的學生請我，我真感動，他們跟我素不相識，只是因為這本書，我寫了他們的老師，他們就對我這麼好。

那次因為有這麼多外事活動，不休息妥當、不打扮得整齊點惟恐對不起身邊的人，所以咬牙切齒地住了家一百多塊錢一天的快捷酒店，就在華東師大附近，那當然是挺舒服的。有一天約好了去輕軌站和施濟美的學生之一吳由之老師會面，然後同去杏花樓吃飯。上午十點從酒店出來，打算先去華東師大前門口的郵局寄封信。剛走出半個路口，在寂靜的便道上，朝着正確的方向，漫不經心，迎面緩緩地走着一個垂暮老人，走在便道屋子下，離我越來越近，我和她之間隔了七八米的樣子，有輛摩托車衝過來，跟她一樣的方向飆過，原本騎在便道上，忽然就搶在她前面便道。這是個年輕人，一溜煙不見了，被她截斷了路的老太太，似乎是亂了節奏，「碰」的一下就向前倒了。那時我坐在她左前方二三米的樣子，那裡也只有我一個人。我立刻靠近去看，地上已經在慢慢地滲出血來。雖然苟活了三十幾年，這樣的場景我還真沒見過。血漿的面積瞬間擴大開來，我簡直有點暈了。

我叫了幾聲「奶奶」，也不知道如果她是個老上海人，是否聽得懂，上海話管老太太叫什麼來着？好婆？阿婆？阿娘？竟然一點也想不起來了。不管了，我立刻伸手去摸包裡的手機。這時有過路的自行車稍稍停下來，記得有個姑娘對我說，你趕快打電話呀！是啊，我是在找電話了。然後我就打了120，正說着，那個姑娘就走了。那時我實在太無助了，那個地方我當然認識，但是叫我立刻說出精確的名稱，位置，哪條路和哪條路的交口，靠近哪裡，我還真迷糊。而且我隱約已經聽見有人在旁邊議論，呀，誰撞的！我的天，此前我一點也沒意識到還會面臨這樣的問題。後來有人說還要打110，於是我也打了。正在等待中，還是不斷有人擁上來，探究肇事者是誰。

那個老太太試圖自己爬起來，我伸了手，卻沒敢扶她，如果有外傷以外的損傷呢，在專業醫生到來之前，我想還是維持原狀比較好吧。我記得看港劇《妙手仁心》時，不管什麼樣的病人送到急救室，醫生都會不顧一切地先問病人一些基本問題，我也照貓畫虎，一直在跟老人說話，建議她先不要移動，醫生馬上就到。我能肯定她的意識是清醒的，她果然沒有再動。

救護車沒到，警車先到了，下來一個警察了解情況，當然就是找我。周圍有一個阿姨，講的是純正的東北話，她一直叫我去前面大約十米遠的一個工地去找證人，因為她早就看見有戴着頭盔的工人站在路邊觀望，她肯定他們看到了事件的全過程。我那時還不覺得會怎樣，礙於她的催促，於是就走過去期艾艾地說。兩個工人始終環抱雙臂站着，沒有說看見也沒

有說沒看見，終於毫無表情地轉身進去了。我這才感到事情好像不那麼簡單了，或者我也要出醫藥費，上法庭，打官司！我給吳老師打了電話，說這邊遇到了這件事，也許中午不能過去吃飯了。他說你一定要先保護好自己，還叮囑我隨時給他打電話。

情況倒是沒有怎樣壞，沒有人指正是我導致了這個結果，老人也是清醒的。救護車到的時候，兩個人把她抬起來，我聽見她輕輕說了一聲「嚇嚇」，那就是上海話的「謝謝」。警察要聯繫她的家人，她不開口，警察就看了她手裡的布袋，裡面有藥，有醫保卡，好像是剛從附近的一家社區衛生院看病出來，手背上還有剛輸過液的痕跡，似乎是八十幾歲。

一切都好起來了，我鬆了一口氣。那個熱心的阿姨拉着我交換手機號，說萬一有什麼事，她還可以為我作證。她是哈爾濱人，在那個時刻，她是離我最近的。她姓池，儘管此後我們從未聯繫過，但是直到現在我也沒把她的電話刪掉。

我是多麼幸運啊，幸運地獲得了一個幫助別人的機會，也幸運地沒有被曲解被誤會。不知那位老人受了多大的損傷，現在怎麼樣了。我知道，老年人是絕對對不起的，小小的一次意外也許就無可挽回，我的外公外婆都是這樣離開的。可是我還能做什麼呢，只能默默地祝福她好起來，好好享受晚年生活。

事後好幾天我都不敢再走那個地方，因為怕看到那灘血跡。其實早該清理乾淨了。誰也不知道，那裡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我曾在那裡走過。感謝那位池阿姨，我相信如果是她遇到這個突發事件，她一定會毫不猶豫地衝上去做一個人該做的事，但如果是我在旁邊看見，我肯定不會像她幫助我那樣幫助她，肯定只是看看就算了。所以我需要向她學習，不僅為已成事實的受難者奔走，也要向潛在的受難者伸出援手。

那個騎着摩托車走掉的年輕人呢？這件事他有一部分責任，可是他壓根兒就不知道身後有個老人因為他的匆忙而摔倒。也許我們都應該寬容點吧。那天我吃了很不錯的一餐，施濟美的學生們對我實在是太好了。



因愛而生的孤獨

黃浦之夜

普羅攝

十月八日是俄國白銀時代的傑出女詩人茨維塔耶娃的生日，國內外詩壇再次流傳她的名作《致一百年以後的你》：「我看見你眼睛，像兩團篝火，朝我的墳墓，朝地獄閃耀——望着手脚僵硬的那個女人，一百年前她命斷魂銷。我手中的詩卷，幾成灰塵！我看見：你頂風冒雪，苦苦尋找我出生時的宅院，尋找我臨終住的寓所……」

百年之前，在她滿懷寂寞寫下的詩句中，她已預見「我深知一百年以後人們會多麼愛我。」「再過一百年以後，你才會呱呱地降生人間/我已注定死亡，像從地心深處——/喘口氣，為你撰寫詩篇。/朋友，不必找我！時代轉換！/即便老年人也早把我忘在腦後。/嘴唇夠不着親吻，隔着忘川/我向你伸出雙手。」

一八九二年十月八日的莫斯科，一個家庭正沉浸在喜悅之中。這是一個令人稱羨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莫斯科大學藝術史教授、亞歷山大三世精美藝術博物館的主要創始人。母親具有德國和波蘭血統，是鋼琴大師魯賓斯坦的學生，精通幾國語言。小女孩的童年如同置身於「博物館和音樂廳」之中，但誰也沒想到，她此後一生竟會伴隨這般的愛與痛。她就是俄國詩人茨維塔耶娃。

茨維塔耶娃本應有一個金色的童年，但不幸的是母親患上了肺結核，在她十四歲時離開了他們。母親在世時，她便嘗到動盪不安生活與孤獨冷清的滋味。她自幼養成的那種清高孤傲的性格使她後來吃盡了苦頭。

這是一位因愛而生，因愛而孤獨的女詩人。就是這樣一位被羅賓遜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詩人」的俄羅斯女子，一個被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主席埃斯普馬克認為「不得獎使諾貝爾蒙羞」的天才，畢生卻過着一種飛蛾撲火的生活。

她有一個畢生相依，生死不渝的丈夫。然而，她對別人的愛情也從來沒有消停過。她的愛人中有詩人、公爵、紅軍、戰士、作家、評論家、演員、學者、男人、女人。她曾在不同時期給這些人寫情書寫情詩，表達了最熾熱、最深情的愛情。然而，她並沒有享受過愛情的甘美。

一個浪漫激情、才華橫溢、充滿柔情蜜意的女子，出現在世人面前的形象卻是：帶着兩個孩子，有時是清潔工，有時是乞婆，穿着破爛，四處流亡的已婚婦女。她迷惘的愛情，都不過是轉瞬即逝。而她獨有的令人恐懼的孤獨，則危塔般凜然於所有孤獨之上。

她曾在詩作中這樣寫道：我的都市裡一片黑——夜/我從昏沉的屋裡走上——街/人們想的是：妻，女/而我只有一個字：夜。

茨維塔耶娃感覺沒人能理解她，缺乏真正的讀者，因而寄希望於未來。她時常有自殺的念頭，十七歲出了第一本詩集，就寫青春和死亡。她和阿赫馬托娃齊名，但是一個沉靜如水，一個激情如火，兩個人的差別很大，就像南極和北極。兩個人互有惺惺相惜時，但茨維塔耶娃內心深處又懷着競爭的意識。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一日，經歷了丈夫槍決、女兒流放、母子分離，茨維塔耶娃選擇了在極端痛苦中自縊身亡，結束了一場永遠令人感傷的悲劇。愛倫堡評價她「作為一個詩人而生，作為一個人而死」。而她在自傳中自述：「我生活中的一切都在訣別時才喜慶，而不是與之相逢時；都是偏愛死而不是生。」



漢、唐、宋、元、明等歷代帝王和功臣名將。明清兩朝供奉中華祖先與歷史先賢，並進行群體祭祀就在這座神聖而莊嚴的廟宇裡。這項祭祀活動依據國家祭祀制度，每年春秋兩季舉行。明嘉靖帝、清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都曾親臨北京歷代帝王廟參拜致祭，平時則由皇帝委派朝廷大臣前來致祭。

因此，歷代帝王廟的政治地位，是與明清皇帝祭祀自己直系祖先的太廟以及祭祀至聖先師孔子的孔廟相齊的，合稱為明清北京三大皇家廟宇。

鑒於歷代帝王廟的祭祀者和被祭祀者都具有至高無上的歷史地位，所以它的建築也就具有極高的等級規格和莊嚴豪華的皇家氣派。

如今，正式對外開放的歷代帝王廟，是嚴格按照清朝乾隆年間的原貌和格局加以修繕和部分復建的。彩畫是歷代帝王廟裡最突出的裝飾特點之一。經專家考察，它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明嘉靖始建時期的彩畫；二、清雍正大修時期的彩畫；三、清乾隆修繕時期的彩畫。其中最珍貴的彩畫是始建時期的，在如今的建築上還有遺存，在景德崇聖殿天板上邊，有三間彩畫，從紋飾到工藝，是非常有價值的明代彩畫。在景德門的脊部也留有一間明嘉靖始建時期的彩畫，也在天花板上。

當聽說中國內地奶製品行業的各種風波，從衛生檢查不過關到毒奶粉，觸目驚心。國內內奶業，也每每有購買美國奶粉寄回來的習慣。最近讀了西科爾爾的暢銷書《牛奶中的魔鬼》(Devil in the Milk)，才知這西方科學家也操心牛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作者凱思伍德德(Keith Woodford)是專攻農業管理的大學教授，在本書中綜合生物、醫學等領域的科學研究，提出了一個讓人吃驚的理念：美國和歐洲生產的牛奶中含有一種亞洲牛奶沒有的蛋白質，一旦進入人體消化，會釋放出一種類似鴉片的化學物質BCM7，而這又是心臟病、糖尿病、尿酸病(Tyrosinemia)和自閉症(Autism)的罪魁禍首。

「魔鬼牛奶」純上



牛奶對心臟病的影響：流行病學的研究證明，牛奶中的人乳蛋白也是心臟病高發人群：給兔子餵以牛奶也受到挑戰，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測試人類心臟病和牛奶關係的隨機、雙重盲、雙重保護(Blinded, Randomized)的實驗。但作者也反駁，一來是對於人體有害，二來是時間持久，不可能馬上獲得結果。作者關於牛奶和糖尿病關係的研究也引起類似爭議。說到自閉症和精神分裂，他們的證據更為中肯，只是說這些病人的尿液中含有大量BCM7，如果他們的日常飲食中不含酪蛋白和酪蛋白(Shiro)成分，症狀就會減輕；而給白鼠注射BCM7，它們就會表現出自閉症的症狀。

牛並不困難，為什麼卻力重重？他的解釋是：大商業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允許有關的研究成果發表、衝擊市場。老實說，本書的行文風格的確有講究取巧之嫌，不像客觀、冷靜的科學報告。可是，二〇〇七年此書在新西蘭發表的時候，媒體大肆的國家機器發動，對他進行攻擊，說他是否到了這些大集團的痛處。不管書中的數據、分析是否可信可靠，能夠有人挺身而出，指出食品安全的潛在誤區總是好事。